

偷书贼

(澳) 马库斯·苏萨克 著

陶泽慧 译



The Book Thief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偷书贼

〔澳〕马库斯·苏萨克 著

陶泽慧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书贼 / (澳) 马库斯·苏萨克著; 陶泽慧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11
书名原文: The Book Thief
ISBN 978-7-5302-1834-1

I. ①偷… II. ①马… ②陶… III. ①长篇小说—澳
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6521 号

偷书贼

TOU SHU ZEI

〔澳〕马库斯·苏萨克 著

陶泽慧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34-1
定 价 6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序幕

堆积如山的废墟 1

第一章

掘墓人手册 15

第二章

耸耸肩膀 75

第三章

我的奋斗 113

第四章

俯视我的人 157

第五章

吹口哨的人 223



第六章

送梦人 283

第七章

杜登大词典 325

第八章

采字人 373

第九章

最后的局外人 421

第十章

偷书贼 453

尾声

最后一抹颜色 495

致谢

503



Prologue

序幕

堆积如山的废墟

我们的讲述者会介绍
他自己——那些颜色——还有偷书贼



死神与巧克力

首先注意到的是颜色。

然后才是人。

我通常是这样观察事物的。

或者说，我至少会这样尝试。

透露一个小小的事实

总有一天，你会死掉。

坦率地说，我很想愉快地谈论这个话题，尽管我一再声明，可多数人不相信我的口吻。请你相信我。我的确可以满心愉悦。我可以是亲切的，亲和的，亲善的。我还只算了“亲”字打头的词儿。但别以为我是个好人。我跟好人可没关系。

对于上述事实的反应

你会因此焦虑吗？

我劝你——不要害怕。

我做事最公道了。

当然了，得有个介绍。

得有个开始。

我怎么能不懂礼貌？

我可以做个得体的自我介绍，但真没什么必要。很快，你就能深入地了解我，有多快，有多深入，那要看具体情况。简单地说，总有一天，我会以最友善的姿态来到你身旁。你的灵魂会躺在我的臂弯里。一道颜色轻轻落在我的肩头。我会轻柔地将你带走。

到了那个时候，你会躺着（我发现很少有人能站着）。你将被困在自己的身躯里。也许会被什么人发现，空中会划过一声尖叫。在那以后，我便只能听到我呼吸的声音、气味的声音、脚步的声音。

可问题是，我向你走来的那个瞬间，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颜色？天空又会诉说些什么？

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巧克力色的天空。深浓深浓的巧克力色。大家都说它很适合我。不过，我也试着欣赏我看到的所有颜色——光谱上的每一种颜色。差不多有十亿种风味，每一种都不尽相同，它们渐渐地消融在天空中。这景象磨平了压力的棱角，让我放松。

一套小理论

人们只在日出和日落时观察天色。

但我清楚地觉察到，每时每刻，

天空都有无数种色彩和色调的变化。

一个小时可以有数千种不同的颜色。

像蜡黄色，缀着云朵的蓝色，暗黑色。

做我这行就得留意这些。

我前面暗示过了，分心是我的救命法宝，因为它我才没有疯掉，因为它我才能应付下来，才能在岗位上坚持这么久。可麻烦的是，真有人能接替我吗？要是我到你们常去的几个度假胜地放松放松，热带风情也好，滑雪胜地也罢，真有人能接替我吗？当然，答案是没有，这令我做出了一个慎重的决定，我要把分心当作休假。不用说，记流水账是休假，观察颜色也是休假。

然而，你可能还是要问，他干吗需要休假，他是要从什么事情上分心呢？

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下一个话题。

就是那些被剩下来的人。

那些尚且活着的人。

我真的不忍心看这些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不得不看。我故意观察色彩的变化，好让自己不去想他们，可时不时地，我还是会目睹这些被剩下的人在逐渐醒悟的恍惚中崩溃，绝望而惊愕。他们的心被刺穿。他们的肺被压瘪。

这又引出了我要在今天晚上，或者在今天，或者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何种颜色中想要告诉你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总是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这真的只是一个小故事，主要讲了这么几件事：

- 一个女孩
- 一些文字
- 一位拉手风琴的人
- 一些疯狂的德国人

- 一名犹太拳击手
- 以及好几桩盗窃事件

那个偷书贼，我见过三次。

铁道旁

第一次见到偷书贼时，映入我眼帘的是某种白色，白得令人目眩。

有些人可能认为白色不是一种颜色，而只是某种令人厌倦的虚无。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它是种颜色。白色毫无疑问是一种颜色，而且我个人认为，你们其实不想与我争辩。

请安心

如果先前被我吓到，现在也请冷静下来。

我只是危言耸听——

我并不施行暴力。我也没有恶意。

我只是生命的结束。

是的，那时天地之间是一片白色。

那种感觉就像整个世界被白雪覆盖，仿佛裹了一身白色的衣服。铁道旁有深深的脚印，雪一直没到了小腿。树木也披上了一层冰毯。

你大概料到了，有人死了。

他们不会任由他躺在地上。眼下还不成问题，但很快，前方铁道上的积雪就会被清理干净，列车需要前行。

那里有两名警卫。

有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

还有一具尸体。

母亲、女孩和尸体都僵硬而沉默。

“那么，你还想让我怎么办？”

两名警卫一高一矮。先开口的总是高个子，尽管他并不管事。他看了看那位矮个子。矮个子面色红润。

“可是，”回答声传来，“我们不能就这样抛下他们，不是吗？”

高个子越来越不耐烦。“为什么不能？”

矮个子快要气炸了。他盯着高个子的下巴喊道：“你这家伙是不是蠢？”他脸上的厌恶之色越来越浓重，整个人气鼓鼓的。“过来，”他一边在雪地里艰难地跋涉，一边说道，“我们得把他们三个都带回去。我们得通知下一站。”

至于我嘛，我已经犯下了最低级的错误。没法向你解释我对自己有多么失望。原来的我从来不会出错。

我仔细端详着列车车窗外白雪纷飞、令人目眩的天空，几乎把它吸进了肺腑。但是，我的心动摇了。我俯下身，对那个女孩产生了兴趣。好奇心占了上风，只要时间允许，我打算待在她身旁一直观察下去。

二十三分种后，列车停了下来，我和他们一起下了车。

一个小小的灵魂被我抱在怀里。

我站在了稍稍靠右的位置。

神气的列车警卫二人组回身走向那位母亲和她身边的女孩，还有那

具小男孩的尸体。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呼吸声很沉重。警卫们路过时竟没注意到我，这让我有些吃惊。现在，在白雪的重压之下，整个世界都在下沉。

在我左边十米之外的地方，面色苍白、饥肠辘辘的女孩站在那里，满身霜雪。

她的嘴唇直打战。

她冰冷的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

偷书贼脸上的泪水结成了冰。

日食

第二次见到她，天地间是一片黑色，这是我反复无常的另一种极端，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此时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这一次我要带走一个男人，他约莫二十四岁的样子。整个场面甚至说得上有几分美感。飞机还在轰隆作响，两侧的排气口冒出阵阵浓烟。

飞机坠毁的时候在大地上划出三道深深的痕迹。它的翅膀如今就像被锯断的臂膀。这只金属小鸟再也扑腾不动了。

再透露点事实

有时候我会提早到来。

我急匆匆地赶来，

有些人却会恋恋不舍，

拖得比预想的更久。

过了一会儿，浓烟终于散尽。飞机再也喷吐不出任何东西。

一个男孩抢先到场，慌乱地喘着粗气，手里好像抓着一个工具箱。他心里害怕极了，身子却缓缓靠近驾驶舱。男孩看着飞行员，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其实那会儿他确实还没有死亡。大约三十秒后，偷书贼也到了。

那已是好多年之后，但我当即认出了她。

她气喘吁吁的。

工具箱里有不少东西，男孩却从里边拿出一只泰迪熊。

他探身穿过破碎的挡风玻璃，把泰迪熊放在飞行员的胸膛上。微笑的泰迪熊紧紧倚靠着男人血肉模糊的残破身躯。过了几分钟，我又去碰了碰运气。这一次时机对了。

我走进驾驶舱，为他的灵魂松绑，轻轻地将它带走。

余下的只有他的身躯、渐渐散去的烟味和那只微笑的泰迪熊。

待到人们赶来，一切当然已经改头换面。地平线开始透出一抹深褐色。天空的黑色现在变得影影绰绰，随后飞快地消失了。

与之相比，那个男人却是近似骨头的颜色。他的皮肤像骷髅般惨白。身上的飞行服皱巴巴的。褐色的双眼像咖啡渍似的冰冷无光。而他头顶上斑驳的徽记，在我看来非常古怪却又很眼熟。一个鲜明的标志。

人群按照人群的方式行事。

我穿过人群时，站在四周的每一个人都在品味这份沉寂。这一小群人有的比画着杂乱的手势，有的窃窃私语，有的不自然地悄悄转身。

我回头望了一眼飞机，飞行员张开的嘴巴仿佛在微笑。

好像临终时的一个下流笑话。

又或是笑话最逗乐的最后一行。

他依然被飞行服覆盖着，而渐渐明亮起来的光线正在和天空角力。就像我带走许多灵魂时一样，当我动身离开时，眼前仿佛蹿过一道阴影，就如同日食的最后一刻，宣告又一具灵魂已经离体。

你们看到了吧，尽管我在这大千世界中看见的一切事物都离不开颜色，但我常常能在人死的一瞬间，捕捉到那个像日食一般黯然失色的时刻。

我见过几百万次了。

几百万次日食，我已经不在乎它们了。

旗帜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眼前是一片红色。天空像一碗沸腾的汤，有些地方好像被烧糊了。红色的汤中零星地散落着黑色的面包屑和胡椒粉。

那条街好像被油渍玷污的陈旧书页。早些时候，孩子们在那里玩跳房子。我赶到的时候还听得到回声。孩子们的脚在路面上踢踏。他们在放声大笑，然而他们的笑容像盐一样很快就消逝了。

然后，炸弹来了。

这一次，一切都太晚了。

警报声，广播里布谷鸟一样的鸣叫声，全都太晚了。

几分钟之内，炸飞的混凝土和泥土就堆成了小丘。街道像爆裂的血管。鲜血汨汨流出，直到在路上干涸。遍地都是尸体，像洪水退去后散

落的浮木。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困住了。整整一大捆灵魂。

这是命运吗？还是厄运？

是不是厄运将他们像这样束缚在地上？

当然不是。我们可别犯傻。

这番惨象是落下来的炸弹造成的，是那些躲在云间的人把它们扔下来的。

接连好几个小时，天空都是一片司空见惯的可怕的红色。这座德国小镇被一次次地掀翻。雪花般的灰烬如此优美地飘落，你会忍不住想伸出舌头接住它们，品尝它们。可它们只会烫伤你的嘴唇，煮熟你的嘴巴。

我清楚地看到了这番景象。

我正打算离开时，看到了跪在地上的她。

碎石瓦砾如同小山，堆积在她的周围。她手里攥着一本书。

偷书贼最想做的，就是迫不及待地回到地下室，去书写，去最后读一遍她的故事。事后回想起来，我明白无误地在她脸上看到了这些想法。她渴望安全，渴望回到安全的家，可她动弹不得。再说了，地下室也已经不复存在。它融入了这片破败的风景。

再一次，我请你们相信我。

我想停下脚步，蹲下身来。

我想说：“对不起，孩子。”

但是，他们不允许我这么做。

我没有蹲下，也没有开口。

我只是久久地注视着她。当她能动弹时，我跟在了她身后。

她手中的书掉了下来。

她跪倒在地。

偷书贼号啕大哭起来。

清扫工作开始后，她的书被踩了好几脚。尽管上头的命令是只清理残垣断壁，小女孩最宝贵的东西却被扔进了垃圾车。我迫不得已爬上车将它捡起来，却没想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会在旅途中将她的故事读上千百遍。我会注意到我们交错的那些地点，她目睹的一切和她生存下来的原因，都让我感到惊奇。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旁观着这一切，就像旁观那段时日里我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

回想起她的时候，我能看到一长串颜色，但只有遇见她时亲眼所见的那三种颜色最触动我。有时候，我会远离这三次相遇的时刻，悬在半空中打量，直到邪恶的真相因为血流成河而渐渐清晰。

那便是我看到它们拼凑成形的时刻。

三种颜色

红色：■ 白色：○ 黑色：✎

三种颜色重叠在一起。两笔涂成的黑色标志叠在刺眼的白色上面，最下面是像汤汁一样浓稠的红色。

是啊，我常常會想起她，我有一长排口袋，我把她的故事装在里面，准备讲给别人听。它属于我麾下的一支小小的军团。每一个故事都有独到